

WUXUANXIAOSHUO
SHUIDESHENTI

◎ 吴玄小说

谁的身体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SHUI DE SHEN TI
SHUI DE SHEN TI

谁的身体



◎ 吴玄小说

谁的身体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的身体: 吴玄小说/吴玄著. —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681-298-9

I. 谁... II. 吴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2556 号

谁的身体——吴玄小说

策 划: 万书堂

作 者: 吴 玄

责任编辑: 余 同

设计制作: 夏季风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http: //www.sassp.com E-mail: sassp@online.sh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萧山日报印刷厂

开本: 640 × 960 毫米 1/16

印张: 13.25

插页: 4

字数: 165 千字

版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681-298-9/I · 039

定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序：面对灵魂，我们黯然神伤（王千）	001
玄白	007
西地	042
发廊	086
门外少年	122
虚构的时代	153
谁的身体	181
后记：猫的游戏精神	209

001

2015/11/1

◎王 干

面对灵魂， 我们黯然神伤

——吴玄中篇小说集序

吴玄的中篇小说集要出版了，他打电话嘱我写序，说随便写几句就行了。我也随便答应了他，但几次动手，都落不了笔，实在是不敢随便。吴玄喜欢把很重的事情说得很轻，他不像有些作家让你写评论的时候关照你写“好”，写“好”不仅是让你自己文章写好，而且要把他写“好”。应该说吴玄还是很在乎他的这本小说集的，这毕竟是他的第一本书。他说随便，我得认真对待。

说实在的，我是从内心里喜欢吴玄小说的，喜欢不喜欢一个作家，从文章上看不出来，文章尤其是评论文章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在表面上都

做出一副喜欢状，而内心里到底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一个评论家，一个编辑喜欢的作家，作品不会很多，都喜欢了只说明他是一个不挑食的人。我喜欢吴玄小说的原因，大概因为他是南派的写法，所谓南派的写法其实是相对北派而言的，北派的作家重社会、重力度、重内容，而南派的作家重感觉、重灵性、重语言。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相对而言，不能误解成南派作家无社会、无力度、无内容，更不能误解成北派作家无感觉、无灵性、无语言。重只是一种偏重、倚重、器重，或许说所重之物作家比较敏感、容易把握。吴玄所承传的小说作法是汪曾祺、林斤澜、高晓声那一脉的南派性灵的路数，这一脉作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能够自觉地不以政治的、道德的视角去关照生活，而以人性的、审美的目光去关注人物的命运，他们选取的人物往往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小人物，用今天流行的概念来说都是生活在边缘的人物，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一些人物，宏大叙事之中即使出现了，也都是一些点缀或过渡性的人物，大致如《沙家浜》中的沙四龙、刁小三一类，写其美好，也是小善小德，纵使奸坏，也只是小奸、小坏一类。他们要表现的这类人身上自然的人性。所谓自然的人性，便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状态，那些忠善完美的英雄和违背人性的奸佞，往往被历史置于某种特别的场景挤压的非常态的人性美和人性恶，可能都是被迫进行表达和完成的，在更多的时候是意识形态的产物。日常化的生活、边缘化的人物所流露出的人性，虽然它并不标识人性的高度，也不揭穿人性的底线，可最大可能接近人性的本质。吴玄的《发廊》结尾写妹夫李培林在车祸中丧身，被丈夫李培林折磨蹂躏多日的方圆该是解脱了，可谁也没想到，方圆反而失去了目标，方圆转让了发廊，一个人回到家乡西地。我们满以为方圆终于离开了那个遭人唾弃的发廊，然而，“方圆在家呆了一个月。一个月后，她去了广州，还是开发廊”。

这是颇让人吃惊的一笔，我看到这里可以说是一种震惊。我想起

了雨果那句著名的话来：“人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时，会黯然神伤。”我们面对方圆的选择时，黯然神伤。方圆，是在城市生活中最常见到的打工妹，她们糊里糊涂从乡村来到城市，又糊里糊涂地选择了发廊的职业，从打工妹做成了小老板。方圆的故事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曾经遍布各地城市的“温州发廊”。在世俗的眼光中，方圆开发廊显然是不道德，至少不光彩，人们总以为在发廊做活的大都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如果能跳出发廊这个“火坑”，她们肯定也会欢欣鼓舞。因而方圆的嫂子托人帮方圆找了一个工厂的工作，她以为拯救了一个失足女青年，可没有一个星期，方圆就辞职不干了，她又回到发廊里重操旧业，回到发廊的方圆就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自如、欢乐。当然发廊本是是非之地，李培林后来因为“保护”发廊被打成了残疾，方圆忍辱负重收养了残疾的丈夫，但丈夫却不堪妻子方圆的卖身生涯，带着自杀性地走向了死亡。方圆也舍弃了给她命运带来灾难的发廊。小说到这里结束，可能会带有道德谴责和道德劝谕的意味，发廊改变了人的命运，毁灭了美好的家庭。可是作者奇峰崛起，让方圆重新回到广州去开发廊，至于原因，吴玄写道：

但是，故乡西地也没给她什么安慰，西地，在她的心里已经很陌生，她还延续着城市的生活，白天睡觉，夜里劳作，可是在西地，夜里根本就没事可做，更可怕的是，每到夜里二点，她的乳房就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李培林的灵魂也跟到了西地，照常在这个时候吸奶。

回到故乡之后的方圆并没有找到灵魂的栖息地，她已经成了故乡的陌生人，她的心已经城市化、发廊化了，更可怕的是她的生理也已经城市化、发廊化了，她已经回不去了。这种回不去的痛苦，按照我们习

惯的批评用语是：现代生活对乡村生活的异化，是城市文明对人的灵魂的扭曲。问题是异化了的方圆仍然必须到异化的环境中生活。扭曲的灵魂必须到扭曲的空间才能安宁。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悲剧，我不解的是一大批的城市大名人千方百计地表达对乡村生活的渴望，渴望回归到西地那样的“家园”，而生活在西地的方圆却死心塌地要到城市，哪怕是到那个暧昧乃至龌龊的发廊。这莫非就是人性的悖反？西地和发廊，哪一个更符合人性的需要？

吴玄没有去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他描写了城市文明对人的吸引、对人性的改变。“乡村其实不过是城市的影子，城市走到哪里它也跟到哪里”。《西地》里的父亲便是一个城市生活的狂热追求者，当然，父亲的城市是公社干部这样一个具体形象，他像公社干部一样刮胡子，一样穿皮鞋，戴手表，插钢笔，当然还偷偷地跑江湖，做买卖。后来，城市的象征又转化为女知青林红，父亲的身体终于进入了城市，在林红身上父亲完成了对城市的想象。《西地》描写的是父亲的性史，也是乡村生活不断被城市文明侵蚀的过程。父亲强烈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与城市文明的内涵暗合，因为在农耕生活转向商业生活的过程，父亲当上董事长，到达了人生的顶峰，但欲望之流最后毁灭了他，“父亲最终死在对性的渴求上”，他喝毒酒壮阳，丧失了生命。“一年后，美国人制造出一种名叫‘伟哥’的蓝色药片，效果奇佳”。这意味深长的一笔，让父亲的死亡变得不那么贪婪了，美国是中国人心中的城市，美国的欲望与中国乡村欲望在人性的平台上是那么的一致。父亲的终生追求似乎也就不那么奇耻了。

《发廊》和《西地》两篇小说并不是姐妹篇，惟一的相同之处就是都出生在西地，但《发廊》里的方圆仿佛是《西地》里父亲血脉的延伸，这就是他和她对城市的向往和无条件的认同。父亲以西地为基地，不断向城市出击，而方圆则割断故乡之根，在城市飘浮，回到家乡

反而如处异域。两人理解城市、征服城市的方式也是那么的一致，都是通过性的表达来实现的。父亲通过性的满足来实现对城市的梦想，方圆则是通过性的服务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。发廊不论是斑点，还是肿瘤，都成为城市肌体里的不可缺少的组成。乡村和城市被这样奇异的欲望方式连接着，人性的软弱和灵魂的幽暗成为小说的底色，让我们黯然神伤。

吴玄以人性的褶皱作为小说的起点，并不影响或削弱小说的社会性内容。像《西地》通过父亲的一生折射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的种种变迁，而《发廊》里处处透现出当下生活的种种世俗风情。汪曾祺生前评点另一位温州籍小说家林斤澜时用了八个字：详处略写，略处详写。套用一下也可用八字评点吴玄：实处虚写，虚处实写。他写的都是人性的悲剧，却以非悲剧甚至喜剧的方式来叙述。自树一帜，并不随风招展。

2003.6.8 于核桃园

谁

的

身

体



吴

玄

小

说

玄白

007

刘白的围棋是他妻子教的。

刘白端着两盒围棋回家的时候，还根本不会下棋，只觉得那天的生活有点戏剧性。他喜欢生活中常来点小小的莫名其妙的戏剧性。其实谁都喜欢生活有点戏剧性。围棋盒子是藤编的，瓮状，透着藤的雅致，那时他喜欢盒子远甚于里面装的棋子，没想到就是这一黑一白的棋子完全改变了他既有的生活。多年后刘白想到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，那天早晨 he 原是出去开一个文学座谈会，这样的会他经

常开,所以没有感觉。在一间被作家和准作家们弄得乌烟瘴气的会议室里嗑瓜子,长时间听一个省里来据说很有名的作家张着阔嘴阔论什么文学,若干小时后,名作家谈乏了不谈了并且要求大家也谈谈,大家生怕班门弄斧露丑,虽有满腹高论却不敢开口,会议就进入冷场,主持人不断鼓励大家说呀说呀,但是大家就是不说,只得指名刘白先说几句。他早已讨厌名作家居高临下钦差式的口吻,白了名作家一眼,说我也没什么可说,念首儿歌吧,儿歌是这样写的:一只蛤蟆一张嘴,两只眼睛四条腿,扑通扑通跳下水。大家始则莫名,继而哄笑,弄得主持人很费了些口舌圆场,会议才又庄严又隆重地继续下去。到热闹处,刘白就溜了,结果端着两盒围棋回家,心里怀着一难以言说的兴奋。

刘白夫人雁南正在屋里坐月子。坐月子的任务就是吃喝拉睡,不准看书不准看电视不准打毛线。雁南闲得发慌,见刘白乐呵呵端了两盒围棋回来,就说我们来一盘。

刘白说,不会。

真扫兴,忘了你不会,雁南揉揉棋子,又说,是云子,手感很好,送我的吧?

不,人家送我的。

那就是送我,反正你不会。

可人家说我是棋王呢。

雁南大笑说,有意思,谁说你是棋王?

就是广场上天天摆石子玩儿的那个棋疯子。

是他?雁南吃了一惊,问,他怎么送棋给你?

他说我是棋王,就送我了。

你棋王个屁。

怎么是屁,你先成为棋后,我不就是棋王了?

雁南兴致大增说这还差不多,随即动员刘白也学围棋,说毕竟棋

癫子有眼光，你确实是块下棋料子，我怎么不早发现，免得老找不到对手。

刘白懒懒地说，教吧。雁南受宠若惊便有板有眼地教，先讲序言，说围棋是国技，很高雅很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，相传是尧所创。弈者，易也。黑白象征阴阳，可能与《易经》同出一源，或者就是《易经》的演示，是一门玄之又玄无法穷究的艺术。那时文化界正流行《易经》热，刘白像大多数文化人，虽然并不了解《易经》，却很推崇，听说围棋与《易经》有关联，顿时脸上庄严肃穆十分，呆子似的坐着。雁南摊开棋盘，比比画画，不一会儿，刘白觉着懂了，说原来这么简单。雁南说大繁若简，妙就妙在规则简单。刘白说对。忘了雁南坐月子不能用脑，急着想试一盘，高手般拿双指夹起一粒黑子“啪”地一着打到星位上说，来！婴儿即被惊醒，呀呀乱哭，吓得雁南直伸舌头，忙着去哄，一边嘘嘘嘘地把尿，婴儿很快便又睡了，雁南说，你把星位都摆上黑子。

009

刘白说，我不要让。

那怎么下？

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下。

就让你试试吧。雁南随手拿子就碰，几招下来黑子被吃得一粒不剩，刘白扔了棋子，非常沮丧。

气什么？你已经学会就不错了，我的棋是家传的，几代人心血呢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不让怎么行？

气倒不气。我懊丧的是怎么不早学围棋，这棋真不是雕虫小技，什么气、势、劫，还挺哲学的。

当然。

一会儿刘白说，怪。

怪什么？

说围棋是国技？

当然是国技，这还不知道？

可这围棋，棋子一颗一颗全都一样，没有大小、尊卑、贵贱，棋盘也是一格一格的，全都一样，没有固定位置，不像象棋，象有象路，车有车路，不能越雷池半步；也与《易经》明显不符，《易经》是有尊卑贵贱的，围棋体现的却是完全平等的精神，大同世界。中国文化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，恐怕不怎么中国特色吧？

雁南听了睁大眼睛，觉着有理，又似乎牵强，这是她不曾想过的，竟不知怎么回答。刘白见老婆被难住，也就不再发挥，转而说，我还真喜欢上围棋了，你怎么不早教我？

怎么我不教，你自己不学嘛！

唉唉，刘白叹道，怎么就不早学……我真的是下棋料子？

嗯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雁南想了想说，你不是老谈静虚，围棋就是静虚，静而虚，虚而神，神游局内，意在子先，是围棋的境界。你平时写东西，一个字往往要思考半天，围棋最需要长考，你把长考用到围棋上，准行。

我的妈呀，你静虚了？

雁南笑道，这些话是我父亲说的，我这个人缺乏耐性，心猿意马，哪能呢。你要是早学，可能比我强多了。

二

当地弈风颇盛，且源远流长，像雁南这样的围棋世家算不了什么。40年前，曾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国手。国手少年东渡扶桑，拜吴清源门下，受日本现代棋风熏陶，得吴先生新布局之趣。时国内棋运不振，与日本差距甚远，棋手多为搏杀型，靠蛮力取胜，跟日本棋手下棋，就

像扛长矛的碰上拿机关枪的，少有不败。国手学成归来，行棋大方明快，一招一式尽合棋理，如鹤立鸡群，深得棋瘾十足的陈毅元帅器重。国手自然士为知己者死，竭力振兴国技，扶持后学，期望不远的将来赶上日本。国手常说，差距虽远，并不足畏，日本棋士力量不足，最惧白刃战，我们取彼之长，攻彼之短，很快就能比肩。不幸若干年后“文革”作俑，国人忙于革命，百业俱废，陈毅元帅挨斗，国手也在劫难逃。

国手祖传一副比国手更知名的棋具，有天下第一棋子之誉，当时棋界几乎无人不知。去年日本《围棋》杂志还专门著文追寻那副棋具，顺便也怀念起国手其人，引经据典说棋盘是明朝的楸木，白子是白玉磨的，黑子是琥珀磨的。传说当时光磨一颗棋子手工费便要纹银4两，但是活着的人们谁也没有见过，终不识其真面目。国手的不幸即来源于此。“文革”一起，造反派就觊觎国宝，先是批斗游街，而后抄家，说棋具是四旧，应当销毁。造反派如何从国手手中夺走棋具，如今已经无据可查，但结局是清楚的，那就是国手疯了。

011

国手回到故乡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举动是日日在广场上摆石子玩儿。广场的西南角有一株老柳树，不知何年何月被雷劈成两截，腰粗的树干兀立着，顶上疏疏落落长些枯条，似柳非柳。国手就盘腿坐在树下，构成小城最具沧桑感的一处风景。国手面朝广场，脸上似笑非笑，一动不动好像一段枯木，每长考个把小时，才往面前的空地上轻轻放下一粒石子。起初，小城的人们都有点扼腕，久而久之，也就熟视无睹，走过老柳树甚至感觉不到棋癡子的存在。10年后，浩劫过去，中国开始复苏，棋界记起国手，派人专程从北京赶到小城，来人见国手这等模样，感慨万千，嘴里表示些尊敬，便怅然而归。

地方体育官员也想起用国手，重振棋乡之风，但不知棋癡子是否还会下棋，要考核一下，又有所不便，特意购了一副云子，叫了几位本地高手，去老柳树下请棋癡子手谈。国手看见棋子，倏地脸色大变，静

物般的身子凌空跃起，上前一把夺过棋子，一步一步后退，退到一丈开外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，无处可退了，双手抱紧棋子，怒目而视，嘴里嗫嚅着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官员连忙脸堆笑容道，这是我们送您的，请您手谈一局呢。面对官员的笑容，国手惊惶失措，脸部扭曲得不成样子，无疑是10年前疯狂的表情，看了令人心酸不已。

官员不甘就此作罢，总觉得国手没有全疯。有人强调看过棋癫子摆的石子，尽管看不真切，但确乎是棋谱。隔日，官员又费尽心机相邀了几位棋手，到柳树下对局，期望能唤起国手的关注。棋癫子盘坐弈者身旁，脸上似笑非笑，慢条斯理每隔个把小时投入一粒石子，一连三日，依然如故。官员终于泄气，叹息道，国手确实疯了。

国手看中刘白，很难说是因为疯癫，还是独具慧眼，按传记的惯例，从结果推导原因，那自然是独具慧眼。这之间总有一种缘分吧。刘白对棋癫子的兴趣是从那次文学座谈会上萌发的，当时他们正儿八经地讨论世上哪类人最具文学性。有人说女人，有人说当然是作家，刘白信口说是疯子，刘白的高论淹没在一片聒噪之中，并未引起别人的重视，倒是他自己心血来潮马上产生写写疯子的冲动。他在脑子里搜罗疯子的形象，倏忽间棋癫子的形象极鲜明地从脑海深处闪现出来，盘坐在记忆的中央，使他兴奋不已，不得不溜出来，三步两步赶到广场，面棋癫子而坐，朝圣似的观察起棋癫子的举动来。

刘白以前也耳闻过棋癫子的事略，但他不会下棋，也就没有多加关心。现在，棋癫子是作为一个疯子才引起刘白兴趣的。棋癫子盘坐眼前，刘白不知怎样才能接近他，棋癫子的形象无形中有一股排斥力在拒绝他前去聊聊。这是3月，老柳树在阳光下爆着鹅黄，似乎还知道春天的到来，棋癫子静坐树下，闭目沉思，脸上似笑非笑，如一尊深不可测的佛。渐渐地刘白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触，觉着棋癫子并非疯子。天下哪有这般斯文恬静又深不可测的疯子？刘白想到疑处，就恶作剧起来，